

— 故纸里的汾阳 —

民国时期上海有家山西医院 建国初院长为汾阳人

□ 李勇斌

近日，笔者淘得一份距今已有 69 年的历史档案，该档案 A4 纸大小，一共三页，虽然纸张早已泛黄，但书法漂亮，内容翔实，细细读来，慢慢研究，一位生于 1910 年的汾阳人逐渐浮出水面。

这位汾阳人是谁？他是做啥的？

“路增辉，山西汾阳县人，1929 年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理学院毕业，1934 年山东济

南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，曾获得理科学士、医学学士，加拿大吐伦吐（多伦多）医学院医学博士。1934 至 1936 年汾阳医院驻院医师，1936 至 1937 年汉口协和医院外科驻院医师，1937 至 1948 年上海仁济医院外科驻院医师，又同院外科兼泌尿科主任医师，1948 年至 1949 年上海同德医学院外科教授，1949 至 1950 年同德医学院附属同德医院外科特约医师。”

由此得知，路增辉曾在汾阳医院当过驻院医师，依此线索在《汾阳医院志》上查找相关信息。院志记载“路增辉，山西汾阳人，1935 年在院工作，医生”“医院出资供王清贵、路增辉等六人赴山东齐鲁大学学习”“1935 年秋天，有王清贵、路增辉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回汾任医师”，零散记载不足百字，难以了解他的其他信息。

该简历的发现既充实了《汾阳医院志》里路增辉的相关资料，又可更正《汾阳医院志》里路增辉在汾阳医院工作的时间，即从 1935 年更正为 1934 到 1936 年，可谓一举两得。经汾阳医院图书馆馆长张建功查询王清贵（建国后汾阳医院首任院长）档案，王清贵确实是 1935 年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回汾任医师，由此可得知，王清贵、路增辉不是同一年去的齐鲁大学，路增辉比王清贵早一年回汾阳医院。

此外，路增辉还有在汉口协和医院、上海仁济医院、上海同德医学院、上海同德医院等医院从医经历，从医经验十分丰富，同我国现代医学泌尿外科的先驱和开拓者陈邦典一起共事过，名医顾毓琦曾是其院领导。

再回到该档案，1950 年路增辉任上海

未參加革命前的詳細經歷			
何時起年月	至何時止年月	在何地區部門	任何職務及直接領導人姓名
1935年7月	1938年7月	前汾陽醫院	主治醫士 院長周以儀
1938年7月	1941年12月	全上	醫務主任醫士代院長翁瑞璽
1946年4月	1951年4月	全上	任院長兼醫士職務

王清贵简历（汾阳医院图书馆馆长张建功提供）

山西医院院长一职，那么上海山西医院建于哪一年呢？

查询《上海市志》《上海卫生志》等相关资料未见记载该院历史信息。为了追根溯源，笔者继续寻找蛛丝马迹，终于在一张老报纸上找到了答案。

这张老报纸是 1939 年 1 月 27 日出版的《新闻报》，该报刊登了几乎半版关于山西医院的广告，大致描述了该院相关信息，十分难得。报纸内容显示，该院建于 1931 年，是一家政府注册的正式医院，开设外科、皮肤、喉科、戒烟等科室，还首创电除根治刺花、狐臭、乳蛾等诊治科目，全天应诊诊金六角，地址在上海市浙江路 56 号。

1939 年的上海，已被日寇占领，山西医院的存在很不容易。报纸上有这么一段话令人欣慰，“现值非常时期，本院为拯救同胞疾苦起见，新设经济疗法，视病情轻重由十元至三十元为度，一经言明，医愈为止。本

院创立八载，治绩经验中外咸知，绝非投机者流借经济美名吸引病家，敢以名誉担保。”由此可见，山西医院是一所为了治病救人的好医院，是一所被老百姓认可的好医院。

通过该报还可得知，当时 1939 年山西医院院长是张志坚，医务主任是张之毅，女医主任是冯友琴，在依据笔者收藏的这份档案记录“之毅代理山西医院院长已历两载，今因体弱多病，当请散院股东会另简贤能以便休养，已得全体股东同意准予辞职并聘增辉担任山西医院院长……”由此推测张之毅是 1948 年担任的山西医院院长，应该是第二任院长，继任者路增辉是第三任院长。

《黄浦区志》记载“1957 年 2 月山西医院和真心医院合并组建黄浦区医院”，至此上海山西医院一共存在了 26 年。

1946 年“浙江路”改为“浙江中路”，浙江中路 56 号山西医院现已不存。

路增辉，1950 年以后事迹待考。

快乐共享

□ 高至萱

嘴角上扬，即为乐；嘴唇张开，是为享。乐，需享。

在那个歌舞升平的大唐，便有一人以诗为鼓，击鼓传乐，此人，唤作李白。所谓诗歌，不过是用诗传情，李白嗜酒，嗜剑，嗜诗。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然也，快乐是人生中体现最为明显的情感。我们每天经历着不同的事中，看着不同的风景，却只知乐而不知享也。古语云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转换为快乐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一份快乐相互分享，每人便得到了两份快乐，这世间有如此好事，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！

《小石潭记》中，柳子厚兴趣所致“心乐之”，那转瞬快乐便也与鱼共享，“潭中鱼可百许头”，柳子厚看着满池游鱼“怡然不动，傲尔远逝，往来翕乎”，应该也暂时忘却了官场失意，友人不幸，仕途多舛吧！否则，他又怎会写下“似与游者相乐”这般兴趣盎然的诗句呢？读者纵横千古传来的美文，依旧可以让人乐从心来，以文会友，柳子厚把那份山水之乐传达给了更多的人。直至今日，仍能听得笑声不止，读得乐意满怀。这，便是

分享的力量。

与柳子厚一样，苏东坡亦是个性情中人，且看今宵圆月，你若是读上一首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便也会叹一句“乐哉，乐哉吧”！“夜凉如水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”，东坡许是瞧着月色迷人，便起身静赏，那份闲情逸致让我心生佩服，想东坡也是个爱分享的大诗人，如斯美景，自要与友共观。于是，他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要知道，苏东坡当时可是被贬之人，却能保质心中的乐土纯净自然，东坡找到了友人，兴致更甚，便有了这千古名句——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”。那份快乐，与怀民共享，便不只是苏东坡一人之乐，亘古历史，成了万人之乐！

非常喜欢海子说过的一句话，“在黑暗的尽头，太阳扶我起来”。我想，那黑暗的尽头，扶我我站起来的，是快乐，也是太阳。我们不妨去做那轮明月，与别人共享心中之乐，用快乐共享这一简单的方式扶他人站起来。

奔跑吧，用失望追不上的速度！

分享吧，用悲伤填不满的速度！

快乐吧，用时间赶不上的速度！

作者系吕梁蕴华双语学校八年级学生 指导教师王庭艳

庞泉沟兴叹

□ 铁素

走出窄小的柳林，一路驰骋走进吕梁的千年里庞泉沟。捎带一只思想的行囊，一路采撷山黄水绿的灿烂。

下了几天的雨，终于雨后初霁。于是大家分乘四辆车向东，以最阳光的心情，寻找大山深沟的诗情画意。

已是深秋，山岭依旧葱茏，松柏的长青仍然充满诱惑。

第一站钻进高大的千年里华门，就被大山拥抱的灰色千年里民俗街所折服。街前一泓清水映照本街小吃广告，上面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家乡的碗团莜面。一律黄色木质门使人不由驻足吟咏，黄门皆过，最让我心动的是这里有琳琅满目的艺术，雕刻由一位平凡人执手，那些虬枝满地的根根叉叉经打理，各种栩栩如生的根雕脱颖而出，成型的在货架上招手翘腿妩媚十足，那些东西亦如小鸟在枝头欢唱，又如丝绦曼舞纤腰，一桩千年恐

龙未成形，只待画睛才附魂，白瓷娃娃坐水莲，笑迎客来山城中。我滴溜乱转，拍照忙不暇及。好容易启程，又频频回头，恋恋不舍。

车头摇着，车道晃着，不时还有憨憨的牛儿当道，那牛也是钟馗路上的鸟，惊吓出来了？反正悠闲自在不肯让道。

车子进入泥泞的山沟，一座白色的小楼呈现在眼前，迫不及待带着满脚的泥巴欲欲欲级而上，谁知雪覆台阶，心急脚慢，不敢张狂。

有人已登白楼，一声吆喝，众人赶忙引颈仰望，嗨！白云飘动，楼也在移动，奇观刚了，对面又来奇观：大自然的造化使山峰极像睡美人，这女子仿佛永远舒卧不够，卧仰天心的姿态实在迷人，连长睫毛翘嘴唇都一览无余。

说笑中我们进入梅洞沟，层林尽染黄绿相间。

沟深。水不大，小型的瀑布首先展现眼帘，掬一捧水在手里，轻洒在脸上，让氤氲的水汽从张开的毛孔渗入每一寸肌肤，随血液流遍全身，沁入心脾，让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享受一丝清爽，一份惬意。浪花朵朵，波光粼粼，清风吹来，撩人衣裾，山风拂面，感觉凉爽。

林深。山不高，却峻琅神秘，骨子里装满了传奇。你看，他把栈道啃岚怀里，就守住了心灵的绿荫，坐拥了人生的美丽。登上去，美景不胜收！年轻人们携手同行，高亢的歌声在老山回旋，松柏秀四季，与来宾共舞；酿一坛美酒，与醉绿千杯，让来人为之陶醉，呈现出一派欣欣然的气象。

山幽灵秀，林森静逸。看看对面一条栈道逶迤而上，柏松林中，亭台楼阁点缀其间，蓝天碧水相映成趣，远处，山峰深插云端，乌云戏山岚，薄雾梦迷离。透过这层飘渺的霓裳，你是否瞥见她隐约外泄的美艳？你是否感受到她举重若轻的成熟？

像孩子的脸，喜怒无常，风雨间歇，荡涤了山水的尘嚣，这里空气清静如同世外桃源！侧耳听，松涛阵阵；张目眺，大山凛然！它向世人诠释生命的要义，那就是树是人类净化空气的宝壶，要活路多种树！城市太嘈杂！让生命总在一片雾霾中遗憾！

历史在清河中沉浮，时间如丝绸般滑过，转眼间梅洞沟留在了身后，匆匆踏上归程，车窗里夜灯扑眼帘，才知夜幕降临。

万水千山总关情。总是收不回的目光啊，看不尽的风景，品不完的画意与诗情。我就用将凑的诗句作为千年里梅洞沟火烧炉这个个旅行点的结束语，管他韵律如何，押韵与否天漂浮云楼似移，山岚栈道如天梯，人在林中逍遥游，画美绝伦我心怡。